



■ 青鸟文丛 QING NIAO WEN CONG

#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……

〔俄〕瓦西里耶夫 著



·少男少女名著读本·

#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……

〔俄〕鲍里斯·瓦西里耶夫 著  
王金陵 译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书 名：这里的黎明静悄悄……

---

著 者：〔俄〕瓦西里耶夫

译 者：王金陵

责任编辑：陈先荣

封面设计：王 华

风景摄影：丁向阳

---

出 版 者：人民日报出版社（北京金台西路 2 号，  
邮编：100733）

发 行 者：新华书店

印 者：北京科技印刷厂印刷

---

字 数：100 千字

开 本：850×1092 1/32

印 张：5.375

插 图：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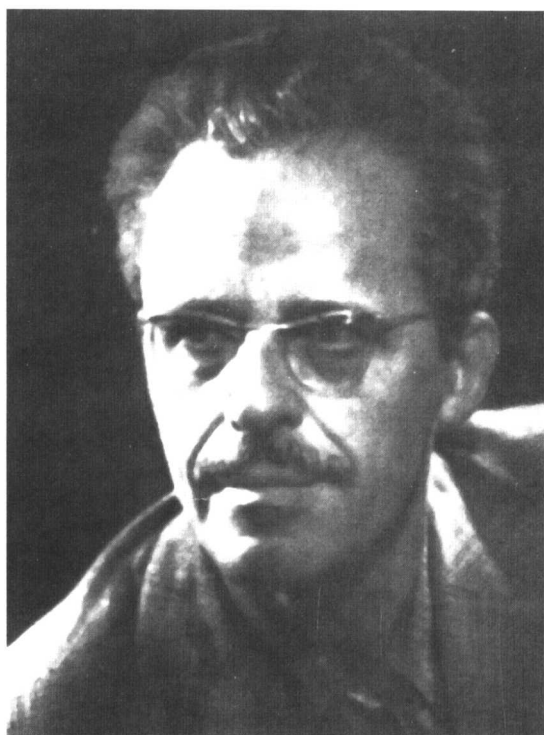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：8000 册

印 次：1998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 号：ISBN 7-80002-915-8/I·194

定 价：10.50 元



〔俄〕鲍里斯·瓦西里耶夫

—

在 171 铁路会让站上，能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保持完整无缺的，如今只剩十二户人家，一所消防棚，以及一座又矮又长、本世纪初用圆石砌成的仓库了。水塔在上一次空袭中倒塌了，往来的火车已不再停留此地。虽然德寇停止了轰炸，但敌机仍每天在车站上空盘旋骚扰。指挥部为了应变于万一，依然在这里配备了两架四管高射机枪。

这是 1942 年 5 月。车站以西，敌我双方掘壕深达两米，展开了胶着难分的阵地战（每逢潮湿的夜晚，打那儿不断传来隆隆的炮声）；东边，德寇夜以继日地轰炸着运河及穆尔斯曼克铁路；北面，双方为争夺海路而进行激战；南方，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仍坚持着浴血战斗。

而这里简直成了疗养胜地。士兵们由于无聊和寂静，真像是泡过澡堂子一样，浑身松软无力；更何况那十二户人家里，会想方设法酿造私酒的小娘儿们，小寡妇还真大有人在。这伙士兵初来此地，头三天先吃饱睡足，摸清情况；到了第四天，开始闯家进户去吃生日酒。自此以后，当地上等私酒那股子浓郁的香味，在车站上空就再也吹散不尽了。

会让站的军事运输指挥员，成天阴沉着脸的瓦斯科夫准尉，开始一再往上打报告。等到报告递到第十份，上级照例先对瓦斯科夫劈头盖脸臭训一通，然后再撤走那半排寻欢作乐得晕头转向的士兵。这以后，军运指挥员可以凑凑合合地对付上个把星期，然后又重复了老一套。弄到后来，准尉只好把从前的报告重抄一遍，只需要换一下数字和姓名就成了。

“你简直在胡闹！”，少校接到一份又一份的报告，只得亲自赶来，所以火冒三丈：“成天打起什么报告来了！你不像个指挥员，倒成了耍笔杆子的了！……”

“请您派一些不爱喝酒的人来。”瓦斯科夫一再重复，尽管他每逢遇到一个大嗓门的上级都有点发怵，可是仍旧像个教堂工友似的，嘴里嘟嘟哝哝地：“找点不爱喝酒，还有……关于女性的问题，也请考虑一下。”

“要派些老公来？”

“您心里明白，”准尉小心翼翼地回答。

——这里的黎明静悄悄……——

“好吧，瓦斯科夫！……”一向严厉的少校勃然大怒，“就给你派些不爱喝酒的来，女人的问题也会适当考虑。不过，你可要小心，准尉，假如你连这批士兵也应付不了……”

“是，”军运指挥员呆头呆脑地答应着。

少校临行时带走了那些经不起诱惑的高射机枪手，并且再次答应瓦斯科夫，一定会派些见了裙子和私酒扭头就跑，而且跑得比准尉本人还快的战士来。但是，看来要兑现这个诺言并不那么容易，因为三天过去，还不见一个人影。

“问题不那么简单呀，”准尉对他的女房东玛丽娅·尼基福洛夫娜讲，“两个班——差不多就得二十个不爱喝酒的。就是把全军抖落遍了，——我看也不见得……”

然而，他的担忧看来是没什么根据的，次日清晨，女房东就跟他说，高射机枪手到了。女房东的话音有点怪怪的，可准尉刚刚睡醒，迷迷糊糊的没有发觉，只顾打听那件让他提心吊胆的事了：

“有指挥员一起来吗？”

“不像是有，费多特·叶夫格拉费奇。”

“那就谢天谢地！”准尉唯恐别人抢走他军运指挥员的职权，“分权夺利——那是最糟不过的事啦。”

“您也别高兴得太早，”女房东微微一笑，样子显得很诡秘。

“高兴？那是得等打完仗，”费多特·叶夫格拉

费奇一本正经地说，戴上军帽径自走出门去。

这回他可真吓傻啦：门外站着两行睡眼惺松的姑娘。起初，准尉还以为自己准是睡糊涂了，使劲眨巴眨巴眼睛，等定睛一看，这些个战士的军装上某个部位确实是高高地耸起着，这在士兵条令上没有明文许可，而且那些船形帽下还公然露出了不同颜色、不同发型的绺绺卷发。

带队的—个女兵，一副干巴巴的嗓音，报告说：“准尉同志，副排长基里亚诺娃中士向您报告：高射机枪独立营五连三排一班、二班前来换防，听候您的命令。”

“原来——是这样，”军运指挥员说，也完全不符合条令规定，“这么说，他们可找到不喝酒的啦……”

他挥动板斧干了整整一天：因为女兵们不愿到人家借宿，要在消防棚里搭铺。姑娘们搬运木板，放在他指定的地方，一边还叽叽喳喳地像一群喜鹊。准尉沉着脸，一声不响，深怕有损威信啊。

等到一切都安排妥贴，他才宣布：“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离开驻地一步。”

“去采野果也不行吗？”一个火红头发的姑娘马上接碴就问。准尉早就注意到她了。

“野果子还没有长出来呢，”他说。

“那么可以去挖野菜吗？”基里亚诺娃好奇地问，“我们没有点热汤喝可不成，准尉同志——我

们会瘦的。”

费多特·叶夫格拉费奇疑惑地瞟了一眼那一件件穿得紧梆梆的军装，不过还是同意了。

“可是不准过河。那种玩意儿，河滩上有的是。”

车站里一切逐渐上了正轨，但是军运指挥员的心情并不因此感到轻松一些。这伙女高射机枪手是些爱吵爱闹的调皮丫头，准尉时时刻刻觉得是在自己家里作客，生怕说得不恰当，或是做得不得体；而且现在，再也别想不敲门就迈进屋去，假如他一时大意，立刻就会有一声尖叫冲他迎面扑来，吓得他慌忙缩回脚去。不过，费多特·叶夫格拉费奇最害怕的是别人向他暗示，或者跟他开心，说他对女人献殷勤，因此他走起路来总是两眼直盯地面，仿佛他丢失了这一个月津贴似的。

女房东注意到他对这些女兵的态度，跟他说：“您别这么老怕搭理她们，费多特·叶夫格拉费奇，她们在背后管您叫老头儿呢，所以您不妨就把她们当一群孩子好了。”

费多特·叶夫格拉费奇今年春天才满三十二岁，他决不承认自己是老头儿。他想了半天，得出一条结论：这只不过是女房东为巩固自己的阵地而要的手腕罢了。因为正是她在某一个春夜融化了军运指挥员心头的冰块，而现在，自然要急于巩固自己的占领区呀。

每当夜晚，女兵们对准飞越的敌机，几管齐

鸣，疯狂地放射一通炮火，到了白天就没完没了地又洗又涮，消防棚周围老是晾挂着她们各式各样的破玩意儿。准尉认为这种点缀摆得不是地方，因此直截了当地通知基里亚诺娃中士：

“这破坏伪装。”

“可是有过指令，”——她毫不含糊地说。

“什么指令？”

“有关的指令呗。指令写明，服役的女性可以在任何战场上晾晒内衣。”

军运指挥员哑口无言。咄，这帮该死的丫头！只要你搭理她们——就嘻嘻哈哈地没完没了……

天气暖洋洋的，一点风都没有，所以蚊子也就孳生得挺快，一群一群多得打团，若是手里不拿根树枝扑打，简直寸步难行。拿根树枝嘛，这还行，对军人来说，还是完全可以的。可是过不了几天，军运指挥员无论走到哪个角落，都得清清嗓子，咳嗽咳嗽，这回倒真像是个老头儿了——可就太不成体统啦。

这事是打那天开头的——在五月炎热的一天，他拐到仓库去看看，霎时间他吓得目瞪口呆：密密匝匝紧紧挤在一起的雪白雪白裸露的身体，蓦然映入瓦斯科夫的眼帘，窘得他满脸通红。原来以班长奥夏宁娜下士为首的一班八名女兵，全都赤条条一丝不挂，正躺在防雨布上晒日光浴呢。她们哪怕是出于礼貌，尖叫一声也好；可是不，她们把脸死命藏进防雨布里，就是不吱声，于是费多特·叶夫格

拉费奇只好悄悄溜走，简直像一个顽童从别人的菜园子里溜出来一样。从那天起，他走到哪个角落，都得不停地咳嗽，就像害了百日咳。

这个奥夏宁娜，他早就注意了。她是个落落寡合的女人，不苟言笑，最多不过嘴角微微一动而已，但眼睛依旧流露出严肃的神情。这个奥夏宁娜可真是古怪的女人，因此费多特·叶夫格拉费奇谨慎地通过女房东去打听打听，尽管他心里明白，这件委托决不会使她感到愉快。

一天以后，玛丽娅·尼基福洛夫娜撇着嘴对他说：“她是个寡妇，地地道道的女性；您大可去献媚调情一番。”

军运指挥员没搭理她——对婆娘家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呢。他拿起斧头走到院子里——劈柴的时候最适宜思索。该想的事积攒了一大堆，应该理出个道道儿来。

当然啰，最重要的事还是纪律。是啊，这批士兵既不喝酒，又不跟女人调情，这倒不假。可队伍内部却是一团糟。

“柳达、维拉、卡倩卡——值勤去！卡佳，你是岗哨领班员。”

这还算是命令？按条令规定，派值班岗哨的口气应当十分严肃。可这简直是开玩笑。应该制止，但结果又怎么样？他曾经尝试着跟那个头头儿，基里亚诺娃谈过这个问题，而她老这么回答：

“我们是得到批准的，准尉同志。司令员亲自

允许的。”

老爱拿人开心，这群鬼丫头……

“你可真卖力气呀，费多特·叶夫格拉费奇？”

他转身一瞧，邻院的波琳卡·叶戈洛娃正盯着这儿瞅呢。全体居民里数她最放荡，上个月一连摆了四次生日酒宴。

“你也别太难为自己了，费多特·叶夫格拉费奇。我们现在只剩你一个男的啦，就跟留的独种一样。”

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。她连衣领也不扣好，篱笆上边那部分肉体袒露着，像刚出炉的小白面包似的。

“你现在要像牧人一样走家串户啰。这星期在这一家，下星期到另一家。关于你，我们娘儿们就是这样说好的。”

“你呀，波琳卡·叶戈洛娃，留点脸面吧。你算是军属呢，还是什么骚娘们儿？注意检点行为。”

“战争会把这些统统一笔勾销的，叶夫格拉费奇。不论是对士兵还是对士兵的老婆全一样。”

这个人真没法治了！应该让她搬走，可有什么法子呢？民政当局在哪儿呢？她又不归他管辖。这个问题，他跟那位专会说空话的少校研究过好多次了。

是呀，要思索的问题攒了起码有二立方啦。而每一个问题都应当专门研究，应当专门研究……

他几乎是个没文化的人，这可是最大的障碍。

当然，他会写会念，也会算，可是超不出四年级的程度，因为恰好在四年级末，他的父亲被一头巨熊憋死了。若是这帮丫头知道实情的话，她们一定会大笑一番！这也难怪：没有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施放的毒气，没有死于国内战争的刀光剑影之下，也不是被富农的半截枪杀死，甚至也不是寿终正寝——而是被一头巨熊弄死了！她们想必只有在动物园才见过这种大熊吧……

费多特·瓦斯科夫呀，你是从穷乡僻壤慢慢爬到军运指挥员的位置上的。而她们呢，别瞧她们是列兵，可有学问哪，成天价说些什么提前修正量啦，什么象限啦，什么冲击角啦。起码也上过七年学，而且从她们的谈吐看来，没准还上过九年制学校。9减4剩5。这么说来，他所有的文化，比她们剩下的还少得多哪。

这些想法都使人心里不痛快，因此瓦斯科夫怒气冲冲地劈着木柴。可是这又能怪谁呢？莫非怪那头粗野的熊……

这事也怪，到此刻以前，他一直认为自己的一生还挺走运呢。虽说在命运的赌博场上，没有赢过一个满分，但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以他不满四年级的文化程度读完了团的学校，而且以服役十年的资历获得了准尉的军衔，在这方面没出任何差错；可是在另一方面，命运却像在狩猎一般，用许多小旗把他圈起来，让他走投无路，然后一连两次用全部火力对他猛烈射击，可是，费多特

·叶夫格拉费奇还是坚持住。坚持住了……

苏芬战争前不久，他和卫戍部队医院的一个卫生员结了婚。这是个活泼的女人，成天不是唱歌就是跳舞，还喜欢喝点酒。不过她总算是生了个小子。小名叫伊戈辽克，大名是伊戈尔·费多特奇·瓦斯科夫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爆发了苏芬战争，瓦斯科夫上了战场。等他胸前挂着两枚奖章从前线归来，命运给了他第一次打击——正当他在冰天雪地里死去活来的时候，老婆却跟团里的兽医搞上了，而且私奔到南方。费多特·叶夫格拉费奇毫不迟疑，马上跟她离婚。经他请求，法院判决儿子归他，他把孩子送到农村让母亲抚养。一年以后，他的孩子死了。从那时起，瓦斯科夫总共只笑过三次：一次是对授予他勋章的将军笑；另一次是对从他肩膀里取出了弹片的外科大夫笑；还有一次就是对自己的女房东，玛丽娅·尼基福洛夫娜笑，由于她领悟了他的意思。

正是由于这块弹片，他才得到现在的职位。仓库里还留着些物资，可是没设专人看守，既然配备了军运指挥员，那就委托他照看这座仓库好了。准尉每天巡视三次，检查一下门锁，自己还专门搞了一个本子，每次都写下同样的字句：“检查仓库，完整无损。”当然罗，也得注上巡视的时间。

瓦斯科夫准尉平静地工作着。几乎在那天以前都可以说是平静的。可现在……

准尉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二

丽达·穆施达珂娃<sup>①</sup>对所有战前的事情，记得最清楚的是学校的晚会——那次和边防军英雄联欢的晚会。尽管英雄卡拉楚柏没有参加这次晚会，而且带来的军犬也根本不叫“印度人”<sup>②</sup>，但是在丽达的记忆里，这次晚会仿佛刚刚结束，而那位腼腆的奥夏宁中尉，依然伴着她在边陲小城的木制人行道上并肩漫步。中尉当时还根本不是什么英雄，只是由于偶然的机缘当了出席晚会的代表，所以非常拘束。

而丽达也并不是一个活跃的姑娘：她坐在大厅里，既没有参加欢迎的行列，也没有登台表演。与其主动去跟那伙不到三十岁的客人搭话，她宁可钻透几层楼板，落到老鼠乱窜的地窖里。她跟奥夏宁中尉并排坐着完全出于偶然，两个人都不敢动一动，严肃地盯着前面。后来，晚会主持人组织游戏，他俩又正巧结成伙伴。后来，碰巧游戏输了，罚跳华尔兹舞——于是他俩又跳了一次舞。后来，他俩并肩站在窗前。后来……是啊，后来，他送她回家。

于是丽达耍了滑头，领着他绕了一条最远的

---

① 穆施达珂娃是奥夏宁娜的娘家姓。

② 卡拉楚柏是流行侦探小说中的主人公，“印度人”是他一只狗的名字。

路。他呢，仍旧沉默不语，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烟，每抽一支，都要腼腆地征得她的同意。正是这种拘谨腼腆使得丽达的心彻底投降了。

他俩甚至在告别的时候都没有握手，只不过彼此点了点头，仅此而已。中尉到哨所去了，每星期六寄给她一封非常简短的信。而她则每星期日回一封长信。这样一直持续到夏天；六月，他到城里来休假三天。他说，边境上不大平静，以后不再会有假期，他们应当马上去登记结婚。丽达一点也不觉得意外，可是登记处里全是些官僚，他们不同意，因为她还差五个半月才满十八岁。于是他们去找城防司令，从他那儿出来又去找她的父母，他俩终于达到了目的。

丽达在她们班里是第一个结婚的。而且她嫁的可不是什么无名小卒，而是一个红军军官，还是边防军呢。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有比她更幸福的姑娘了。

她一到哨所，马上就被选进了妇委会，参加了所有的小组。丽达学会了包扎伤员、射击、骑马、投掷手榴弹和毒气防护。一年以后她生了个小男孩，起名叫阿尔贝特，小名阿利克。再过一年，战争就爆发了。

从战争第一天起，她就没有惊慌失措，更没有失魂落魄，而这种人当时还是为数不多的。她一向冷静而理智，但当时对她表现出的那种镇静是很容易解释的：丽达在五月就把阿利克送回娘家去了，

所以她才可能去救护别人的孩子。

哨所坚持了十七天。不论白天还是黑夜，丽达都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声。哨所还存在，希望也就存在：希望丈夫安然无恙，希望边防军能坚持到援军到来，和他们并肩作战，对侵略者以牙还牙、以拳还拳。当时在哨所流行这么一首歌曲：“夜色来临，黑暗笼罩边界，可谁也不能潜越。我们决不让敌人的猪嘴伸进我们苏维埃田园。……”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却不见任何援军，于是到了第十七天，哨所终于沉寂了。

上级本想让丽达撤到大后方去，可她要求参加战斗。人们撵她走，强迫她坐上火车，但是第二天，哨所副所长奥夏宁中尉的这个执拗的妻子，又出现在区防指挥部里了。最后终于让她当了卫生员，半年以后她被派到团部的高射机枪学校学习。

奥夏宁中尉牺牲在战争发生的第二天，在清晨的一次反冲锋中。可是丽达直到七月，直到一位边防军中士奇迹似地从陷落的哨所突围出来的时候，才知道了这个噩耗。

上级很重视边防军英雄的这位不苟言笑的寡妻，把她当作榜样，通报表扬，因而批准了她本人的请求——学业结束以后，派到哨所原在地区，到她丈夫浴血奋战、英勇牺牲的地方去。方面军此刻已稍向后移，倚山傍水，凭借森林，潜入地下工事，就此隐蔽起来。这一地区就在原哨所和那座小城之间——当年的奥夏宁中尉正是在那座小城里与